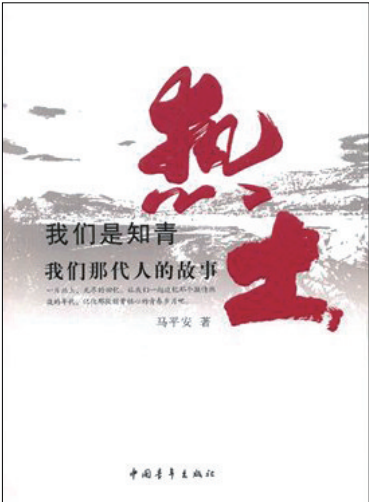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

【五】 第一堂课



作者 马平安

岁!”

忽然视线中出现了同学们的影子,看到他们一个个东张西望的样子,就知道是在找我呢。

“朱老师我去开会了,有时间再和您聊吧。”我推开房门迎了出去。

“有时间常来啊!”“唉。”

我刚一出屋就被书记看到了。他朝我大声喊着:“平安,把你们知青组织一下,尽量靠前边站。”

“唉。”我一边答应着,一边朝同学们挥着手,示意大家站在会场的前面来。

随着步入会场的人越来越多,沉睡的村庄逐渐沸腾起来。队干部们依次在用课桌拼成的主席台前就座,大队长双手比划着示意大家不要讲话了。书记板着脸孔对着操场(院子)前边的人群厉声喝道:“把地主、富农分子带上来!”

顺着书记的目光,只见两男一女胸前挂着纸牌子,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,各由两个小伙子摁住胳膊押进了会场。走在前面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成年男子,一米七左右的个头,留着一个马桶盖式的发型,扁平的长脸上,一对三角眼倒长着,身上那件黑棉袄好几处露出了棉花,为了防寒腰间系着一根蓝布条。鞋面上露着两个大脚趾。

“走快点儿脸对着群众。”

“嗯。”

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,个子挺高,长方脸,花白胡子,头发向脑后背着,两只眼睛格外有神,一身干净得体的中式蓝布衣裤,透出此人的精明能干,看上去像是一个读过书的人。他胸前的那块牌子上写着“李全福”三个字。最后面的是一个胖胖的女人,约摸有四十多岁,个头足有一米七高,白白净净的脸蛋上泛着红晕,厚厚的嘴唇两边各有一个

圆周的疤痕,一双惊恐的眼睛躲闪着人们的眼光,乌黑的头发盘在脑后用一根带银链的簪子别着。棉袄外面罩着一件洗得发白了的蓝色大襟上衣,黑色的腩裆裤脚下面,一双“解放脚”把鞋子撑得溜圆。她迈着稳健的步子,紧跟在老头的身后步入了会场。

“把头低哈(下)!”“站好喽,不许东张西望的。”

会场上的基干民兵,大声地对他们喊着。

“社员同志们大家静一静了,现在开会。下面请穆书记讲话。”

李队长站在桌前一边朝会场下面喊着,一边挥舞着双手示意大家停止交谈。穆书记站起身,首先发言:

“社员同志们,在全国一片大好的形势下,俄(我)们迎来了北京知识青年到咱村插队落户。让俄(我)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!”书记的话音刚落,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,

乡亲们像相亲似地上下打量着我们,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

“呀,看人家这些娃娃白白净净的和咱就是不一样。”

“这些北京娃可可爱笑咧,尤其是那些女子。”

“听人家说话绵绵地可好听啦!”

“就是的,和咱们拉话有时他们都害不下哈(听不懂)。”

“下面不要议论啦,继续开会。”

大队长站起身维持着会场的秩序。书记拿起桌上的水杯润了润嗓子,接着说道: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: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’为了让你们熟悉村里的情况,增强分辨是非的能力,今天特地安排了这场社员大会。目的是让你们提高觉悟,站稳阶级立场,和这些地主、富农成分的人划清界限,防止被坏人利用,站错了队。”书记的话音刚落,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。

胖女人看到眼前的社员都在鼓掌,她犹豫了一下也把手举了起来,刚要鼓掌立刻被身边的民兵制止住了。“你不许鼓掌!老实点儿。”

胖女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了一跳,她尴尬地放下手,头垂得低低的看着自己的脚面,脸色苍白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圪蹴(蹲)在胖女人前边的几个碎娃,见她那狼狈像,一边开心地笑着,一边用脏兮兮的小手在她的眼前比划着,羞辱着她。

“大家不要笑啦!下面由地主成分的班子做检讨。”

那个叫山子的中年汉子听到大队长的宣读以后向前迈了一步,头低在胸前对社员们说道:“俄(我)叫山子,爷爷是个地主,俄(我)达(爸爸)死的……”

“大点儿声,你小子晌午没吃饭呀,念经似的谁听的见啊!”

“咋,你狗日的放老实些,不敢当众耍滑头啊!”

一阵恐吓声过后,会场重新安静下来,山子继续说道:“俄达俄娘(我爸我妈)死的早,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俄(我)养大的,俄(我)感谢共产党,感谢毛主席,感谢村里的乡亲们。”

“别净说好话了,说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吧。”人群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,吓得山子直哆嗦。

“俄(我)要坚持每天斗私批修,狠斗‘私’字一闪念,从思想上和俄(我)的家庭彻底决裂……”

“态度还算老实,回去以后要好好反省自己,只许老老实实做人,不许乱说乱动,听见了吗?”

“听见了。”山子听到吆喝声,吓得把头低得都快过膝盖了。我看着我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人,想象着他那个曾经富有一时的祖父,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吧,他留给子孙后代的家产会是这样的一份“福分”。

“李全福,把你的问题向群众交代一哈(下)!”

听到喊声,只见那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直了直腰,他抬起头望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,脸上的肌肉不由得抽搐了一下,这时他的两只眼睛恰好和我的目光碰在了一起,他像触电似地立刻将头低了下去。

“咋老实交代你的问题,眼睛别东张西望的。”

听到押解人员的喊声,他的脸上闪现出一丝苦涩的表情,略微停顿了一下,对社员们说道:“俄(我)从小受父母的旨意,读过几年私塾。因为自己认些字又会打算盘,曾经给有钱的人家管过账目,苦心经营,勤俭维生。解放(新中国成立)前夕,家里将全部的积蓄买了几亩地,土改时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很贫穷,相比之下俄(我)家算是富裕的,所以划分成分的时候,给俄(我)家定为富农。俄(我)的为人乡亲们都知道,打俄(我)父亲那辈儿就没欺负过人……”

“别净说些好听的,说说你们家以前剥削过贫下中农没有?”

“不老实,打丫挺的。”不知是哪个知青插了句嘴,吓得李全福的两条腿一个劲儿地哆嗦。会场上人们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,情绪有些浮动。

“这个问题提得好,到底是有知识的人,能够问到点子上。”

“你家那么多地,农忙季节雇人干过活儿没有?”这句话像是出弦的利箭,一下射中了李全福的要害。眼见他两只手不停地搓着指头,额头上竟然渗出了汗珠。看得出来他这会儿

的思想很矛盾,如果说雇过的话,那就意味着有过剥削行为。要是说没雇过的话,一旦被知情人揭发出来,那就是欺骗政府了,事情一旦确立,不被整死也得掉层皮。正在他犹豫不决的当口,突然会场下面站起一个人,理直气壮地对大伙儿说道:“他不说,俄(我)说。听俄达(听我爸)说,解放(新中国成立)前他家里用人可狠咧,收麦子的时候大半夜就把人叫起来,一干就是一整天,咋是把苦受哈(下)了,哪年夏天也得让人脱层皮。”

“揭发的好,继续说哈(下)去。”

“当时他家给你达(爸)工钱了没?”

“没给工钱,收工的时候给了一升黄豆。听俄达(我爸)说,给他家干活儿吃的倒是不错,白馍馍,猪肉炖豆腐里面还有粉条子,随便喫(吃)。”

“不敢胡说哩,这可有会议记录啊!”

“俄(我)说的是真的,每当家里没啥吃的时候,俄达(我爸)就讲起在他家干活儿吃饭那点儿事,像是能解馋似的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笑甚(什么)哩,真的。”

会场上不少人都笑了,从不同的表情里看出,这其中有着嘲讽的讥笑,也有无奈的苦笑。就连胸前挂着牌子的那三个人,也憋不住偷偷地笑呢。我望着李全福不禁在想,你达(爸爸)当年能够想到吗?他给那些帮忙的庄稼汉们吃下的那顿白馍馍外加猪肉豆腐炖粉条子,会有如此的后劲儿,它不仅能够让你在极度尴尬的境遇中转危而安,同时还能给不同经历的人留下不同的反思。这其中足以让人感受到“舍得”的威力。

“咋不要笑啦!有甚好笑的嘛!大家安静一点儿,下面请北京来的知青发言。大家鼓掌欢迎!”

一片掌声过后,乡亲们纷纷把目光投在了我们这些知青的身上。同学们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,会场的气氛顿时安静下来。

“随便说上两句,不要拘束嘛。”

“平安,你是知青队长,你先说吧。”

我望着书记和队长那期盼的眼神,从人群里站了起来,对乡亲们说道:“我们是带着对老区人民一片崇敬之心,来这里插队落户的。感谢队里的领导和乡亲们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,我们一定要认真改造世界观,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炼意志,为建设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

“好,讲得好。今后你们有什么想法,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只管提出来,乡亲们一定会尽力帮助你们的。”

大队长说完以后,会场的气氛又沉默下来。坐在桌前的书记低声和大队长交谈了几句,然后站起身对社员们说道:“有谁要发言吗?”

人们相互对视默默地等待着,就连那几个调皮的碎娃此刻也老实多了,书记见状厉声说道:“散会。”

会散了,人群像天上的礼花一样四散而去,然而那个特殊环境下的欢迎会,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

心贴后背了!”

“大明,你和长顺等等后面的女生,她们已经累得不行了,我先把柴禾送到灶上,然后再回来接你们。”

“好吧,她们确实走不动了。”

我加快了脚步一鼓作气往知青灶赶,人还没进院儿呢,就听见阿黄“汪汪、汪汪”地叫了起来。

“平安,你们回来啦!俄(我)有事得和你说说。”

我放下柴禾,用疑惑的眼神看着郑叔。只见他阴沉着脸,像是在和谁赌气。

(之八)

1969年元月,刺骨的严寒笼罩着大地。人们出行时冻手、冻脚、冻耳朵。嘴里呼出的热气,遇到冷空气立刻变成了一股白烟儿融到空气中了。前不久下了一场大雪,抬眼望去,整个山川大地银装素裹,看不到一点绿色的生机。村边那条潺潺不息的洛河水,结了厚厚一层冰。地里没有什么农活儿可干,人们躲在家里休息。偶尔有人从村里经过,便会招来阵阵的狗叫。眼瞅着就要过年了,村里却连一点儿过节的气氛也没有。

我们整天在窑洞里闲聊,开始那几天还觉得挺自在的,慢慢的越来越

觉得没意思。我琢磨着——插队落户是长期行为,总不能长期依赖队里给我们送柴禾过日子吧!在我的倡议下,今天一早我们就去后沟砍柴了。一路上同学们一边砍柴一边要笑,不知不觉太阳已经偏西了。当我们扛着柴禾往村里走时,才感到了疲劳。我心里寻思着——必须得在天黑之前赶到村里去,否则的话,别说是身上背着柴禾了,就是空身走在这伸手不

【六】 初出茅庐

见五指的山路上,也寸步难行啊。想到这儿,我对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的几个女同学说道:“我们必须得在天黑以前赶回去,大家再坚持一会儿,翻过前面那个山岭就到了。”

由于急着赶路,我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,汗珠顺着前额往下流,衬衣湿漉漉地贴在身上,我停下脚步擦了一把头上的汗水,转身向后望去,只见走在后面的同学离我越来越远了。